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送王元美序

叙事有條而不紊

昆音庇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

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指仲默昌穀諸君子視古脩辭寧失諸

理。今之文章如晉江王道思毘陵唐德應二三君子。豈不

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辭。理勝

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

叙事不近人情。彼豈以左傳語不可曉似楚語侏離史記叙事任臆似不近人情者乎

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亦有所至。許北不

至也。刺晉江毘陵後生學士。乃唯眾耳。是寄。以人言為是非至不

累音雷累  
累相牽引

之狀培塿

音陪委橋

音矯

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真偽相含遂今古之作者謂

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

肩隨之累累載路取道一有目稱培塿則皆橋足不

下稱汗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

乎培塿小阜也左傳培塿無松栢以喻地之高者汗邪下地田也滑稽傳汗邪蒲車以喻地之低者橋

舉也扁鵲傳舌語曰何知仁義已句嚮其利者為有

德句見游俠傳嚮音享受也受其利即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世之儒者苟治牘

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

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

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

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

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

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不能遽奪其見而勝其靡

而不喜能為文章之道童習白紛者正為惑於家傳戶誦者

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

暮途遠伍子胥傳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

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

靡狹偃也史記燕趙從風而靡

責吾順理也

且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

傳音附赴也

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

言風靡已久一旦欲使彼從我左馬之好如日暮塗

遠挽回甚難且彼亦知學左馬之難豈肯苦心於不可必至者乎故遂以王唐輩為到家如夜蟲以火為

亟音急為去聲

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

世貞字

道余及元美見

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余稍益近之

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

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余結髮而屬辭比事今

乃得一當生

言自少結髮而作文其意見無一相合者今乃得與汝相當遇也李廣傳廣自

請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

當如字

毋令當單于美其亦心身其支必身斤火其云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

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必得所欲者言先倡必欲為古文辭也元

美言止此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

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生乎謂相知已久不待今日也自

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

天性見誌序文學天性註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

家亦皆漸由培植宋有濂洛關閩周惇頤居濂溪村落曰濂二程奕諸王者

居河南南伊水之上曰洛張載世河南人父率于官遂僑寓橫渠家焉關中稱為橫渠先生曰關朱文公徽

州人父官于尤溪遂卜居建陽之考亭曰閩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

闕音還市垣也闕音

會市外門也

也。吳越。𡗗。

鮮字

兵火。詩書藏於闕闕。

市門也。即家詩。書而戶禮樂意。

即。

後生學士。無不操槩。然竽濫不可區別。

韓子齊宣王吹竽者三百

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中以食祿。王欲一一聽之。先生乃逃。

超乘而上。是為

難耳。

傳燈悟我空歸真之理。是小乘禪。悟我心本來清淨。此

心即佛。是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最上乘禪。

送羅處士還萬安序

處士少時嘗試補縣官弟子員不就也居數年則以

大小戴氏禮記十七篇魯高堂隆得之石瑕丘蕭奮

屬音燭肆音異

兄子聖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屬虞臣肄業及之使

子虞臣習禮記也左傳甯武子來聘文公宴之賦湛

為肄業及之也註伴言以為樂乃虞臣婉婉日抱經

非音貫塾音孰

受膝下雖非然不出家塾中即已知名廬陵諸生間

婉婉少好貌非兩角貌塾門側之堂也讀書郡大夫

若萬安令聞虞臣秀才召署門下與論所以為文辭

行去聲

長上聲

無不各如其口出。虞臣之從郡大夫萬安，今游危行，如長者。處士心異虞臣之為人，而視虞臣學愈益勸，不復事家人生產矣。

視督也。督其子學，愈益勸勉也。陳平世家：平好讀書，獨與兄伯

居伯縱平使游學，不視家人生產。

邑中少年竊相與非處士，已則一切

不事生產，奈何託於不可知之子以釣奇乎？

言欲冀其子成

功名不可必也。一日不効，遂失常業。彼實有家而不知愛，何

有於我？處士曰：亦欲士之子恒為士，以是為可知。爾

不知富貴也。

恒為士，見青州誌。序：群萃州處，註

且爾不見邑中豪家

少年，不可以侍君子，惟其學術少也，而能走百後奉

共音供

髦音毛

射音石

趣音促

公法能不逋郡大夫若今之共稅而不以出諸門下

非譽髦也

舉名也髦俊也雅詩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此言爾不見富家子弟不可以侍郡

縣守長惟其不學故也故但能趨後奉法不逋負賦稅而不得出守長之門下豈是名譽髦俊之士此等句法本國語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鍵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于民故也明年虞臣與計吏偕詣

京師

中鄉試

癸丑射策甲科

中會試射策見誌序

則處士之郡中

視虞臣所以為理狀

虞臣授大名府推官推官理刑故謂之理漢書云臯陶為理

日于于爾未嘗一語及行事

于于優游和緩之意

浹旬趣歸

纜

餘日促駕欲歸

虞臣固請所以為理狀則處士曰稱法必及

惡音鳥

朝廷議獄必及典章為理則是也。然而一人握之十人披之。汝尚惡乎執乎。虞臣曰：百金示孩提之童而不得易其搏黍，猶之和氏之璧，示賢者而不得易其不受之名。非以其知彌精，其持彌固矣乎。

呂覽宋之野人耕而

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

接續以脉妙也。捕音大類司馬粗粗疏也。

大人豈猶以此病良也。

良虞臣名

蓋處士家居

復不能容人過失，即雖暱

親愛

子弟，有不直未嘗不面

折之

汲黯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亡問族疏近

親

以宿鏹

若卒構怨必令處士居間是非曲聽處士

宿鏹舊怨也卒構怨

卒然構言之怨也居間謂兩家解釋也魏其傳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始有不便處士者

久之各厭其意曰即令詣吏對何以異此故萬安俗

雖稱健訟而羅氏宗人鮮有自相逮於縣庭者

捕係曰逮

處士所謂施于有政哉其期有味乎虞臣之為理也



毛真然即子



送襲懋卿序

蓋懋卿三十始為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為郡諸生

則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毛詩序子

夏所作毛萇更加潤色之故謂詩為毛詩易係辭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謂如嚮之應聲甚速也

明年以諸生既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

雄長稱大師矣。儒林傳伏生以尚書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

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按察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塾註見送處士

歸萬安序慈谿馮公括蒼趙公蓋尤重之凡七大比

無不在諸生高等。比比較人才之優劣通天下各省皆比比試故曰大比無不謂

數音朔難去聲嚮響

同

既錄同

遠如字

養音痒

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即以歲貢去猶

若不得已而不欲變其進取之初心云爾生家陽丘近薛

縣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而不直汲黯也不直不以其言為是也弘

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及弘位在曰弘故遠跡羊豕

之間漢書班固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此位乎註遠迹耕牧在遠年六十餘以文學徵七十

而為丞相服習裘褐即今純綺驟御有肌躁膚癢耳

布被奚詐焉年六十七顧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筆牧

十詳見後

校音效

羊山中。年二十試為郡功曹。吏曰功曹不報繇于陽丘尉。

庭管之。繇音姚乃卒業鄉校三十而為郡諸生。讀書曰卒

業弘少為薛縣獄吏。尋以臯罪免。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為博士。以不能罷歸。後五

年再以文學徵詣太常。平津侯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

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

句句為襲  
懋卿作案

士為博生今待歲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

在諸生高等。又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

與計偕何以異弘以不能罷歸也儒林傳今二千石

偕諸太常註計郡縣上計之吏也偕及弘再徵讓謝謹察可者當與計

國人國人則固推弘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詳已初

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為丞相然且封侯也綱目弘為

自弘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脩公孫弘贊公孫

始亦遇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見上遠迹

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為第一更記上方

行去聲

焉音煙

鄉音向

學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白衣為天不

學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白衣爲天  
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不然

帝以雄才揚權俊又歎息嚴徐之徒  
通鑑嚴安徐樂

下帝立召見曰公等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

視草  
草草詔書也漢書上喜文學之臣每賜郡國書輒召枚臯司馬相如視草  
豈其於弘

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爲

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然矣  
言昔

使匈奴忤旨罷歸今日以文學徵擢第一苟非弘善  
辨論習文法豈肯自百人之下擢之居首且以示昔

日以不能罷弘爲不知弘必不然矣平津侯傳弘每  
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

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飾以儒術上大悅之二歲中自博士至左內史  
生

此後一一應上作回顧法

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也。獨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邈遠

矣。即有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

憂胡也。必豫以胡虜為憂余嘗見生為張中丞圖上山東要

害。恢竒多聞。業已就緒。要害者在我為要在彼為害也濮陽戍卒陳

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即便宜為對。何不可者

言有戍卒欲為亂。懋卿一諸生耳。能寢其謀。隱然若一敵國也。游俠傳。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乃

公置月方之更。矣十策射不尋一。必弘辯

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乃

難去聲

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即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

此合上意耳。

平津侯傳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

使去聲

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然豈異於使匈奴還報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令

所對

天子善焉。盡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

弘一遇又何怍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為也君臣知遇非人力所能為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為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者哉

此蓋以弘比懋卿始不遇而終遇也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

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喻其才可大有為久之梁

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金陵古秣陵地春秋楚威王以此地有天

子氣埋金以厭之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

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為也哉。子相

蓋嘗謂朝廷可能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周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之陽而麒麟為禱杙。知言哉。言朝廷若可使無文

士則鳳麟不足為瑞亦與凡鳥惡獸等耳言必不可無也○焦氏筆乘禱杙辨云禱杙舊註惡獸名非也

禱杙音禱  
兀

檇斷木也。一作剛木。註引楚謂之檇。杌惡木也。取其  
 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檇杌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  
 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  
 以才則非獸名矣。史高陽才子，檇戴漢書。檇，余山。稊  
 文志：檇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所論萬古一事者，  
 音：檇，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

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辭，窮日之力而不得

一語，猶且不能自己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

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庭。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

哉。臯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註：庸，用也。歌，詩歌也。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也。賡，續載成也。言臣樂於趨事赴工，則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臯陶續歌言君明則臣

與音預

良而眾事皆安，即其欠朝不坐，燕不與朝，與燕皆不

與音預

談 都是慨世之

良而衆事皆安 所以勸之也 卽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朝與燕皆不

也檀弓工尹商陽射吳師斃其三人謂其御曰朝不坐燕 射工尹商陽射吳師斃其三人謂其御曰朝不坐燕 不與殺三人亦 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足以反命矣

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

得於我言無論上者得廢和於朝廷之上卽其次位

亦何所不得行其志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註凡以風譏刺其上者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

以正諫而托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 所動者也又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 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註舊 俗謂懷思上古 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 醇朴之美俗

即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家有

言古人先得我心所同然敝帚享之千金此借以言苟自得其意雖尺牘猶千金可自貴重也古者簡一尺一寸曰尺牘嗟歎

永歌手舞足蹈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句見

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辭言過此則神妙莫測

隅則屏息辟之耳而況至此言况乎詩也者古人可

或有不悟者亦聽之耳不必求人信也既以強人人或有不悟者亦聽之耳不必求人信也

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句法本老子既以為人已

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此公為文幾於化境

辟音避

強上聲

此公為文幾於化境

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句法本檀弓季康子之母

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

句法本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公

有假曰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已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乃弗果註歛下棺於槨也機封謂般欲試用其巧技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綽也公有假言爾欲以人毋嘗試已之巧技誰有強逼於爾而為此則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爾若無以人毋嘗試已巧則豈於爾有所病者乎

是

莫音暮

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是且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

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

句法本國策齊宣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

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

埃俟同

僚陸沉與世浮沉之意猶無水而亦沉也亦餘此不

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矣之富貴以心術

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自既以強

人至此言欲求人信而人愈疑即人不吾信亦不足

恤何也百世而一信千古猶旦暮四海而一信千里

猶並有然不可必得者此何有於我也我所有者只

餘此不朽之心耳獨奈何非義而倖獲以吾精神心

術所獨得者而沾沾求人信也屈原卜居寧詩可以

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

泥音涅滓  
音溜蛻音

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屈原傳自疎濯

退

渾汚泥之中蟬蛻於濁濊以浮游塵埃之子相之視

音溜蛇音

絕俗之悲沈而不滓雖豉滋垢之外者詩也自疎濯

退

渾污泥之中蟬蛻於濁濺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儻然泥而不滓者也  
子相之視

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予言子相於是

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

蛇音移

蛇若是委蛇與詩解不同言委曲不得直遂也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

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

與音預

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

黠音匣患也

為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槩天下

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

哉言世俗謂作詩無益正謂不能詩而竊取詩名者所掩遂因噎廢食不辨真偽槩天下能詩之賢者

都謂無益而子相不免於疑正坐此耳詩之罪也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

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

信也詩難言也言子相無可疑而人尚疑之則天下固有不可信之人心於子相何與於

詩又何與甚矣詩之難言也



毛詩邠部郵史太倉王公逸賢勳登序



苴音組  
圖首參語

###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為按楚中者。猶是苴

履載路。因圍成市也。

苴履別足之履也。因圍秦獄名。載路成市言先巡按罪人之多。

則為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者。

死罪尚未審決。索隱註當謂處其罪。

也。按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戍將遣若未隸

尺籍者。

問軍尚未發遣。

徒未送者。

問徒尚未配驛。

凡千人。一旦論出

之。委極枯被地矣。

王公盡釋其罪。

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

得江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

視諸生謂考校諸生。

已而按順天

諸郡。得候者言虜狀。

正言下二句之狀。

古北口塞下。伏牛馬

漢書匈奴傳  
送王征史糾有負通月

谿谷中者數所漢書匈奴傳入寇必先期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鳥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鳥舉如鳥飛舉而入亭障之內言易也亭障見送袁履善

序乘障史註景影字王父偃疏云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註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也

不可復搏寇且自深深入後事禦之則是以千里之師

為一日之任也先事禦之一日可戡後事禦之勢必勤師千里是以千里云淮南王諫

伐閩越書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即此意不如聞

上乃疏請固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擱音閣上虜兵夜薄而公間然受兵登單矣擱然

楊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擱音閑上  
聲陣音皮

蓋昏而傳焉虜兵夜薄而公擱然授兵登陴矣擱然

貌陴城也左傳晉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為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堞城上女牆也蓋脩治其城而成巖險之邑左傳鄭莊公曰制巖邑

也南以成潞之聚焉以貳通州貳輔豈謂無它縣亦

為是足以抗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既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仇鸞以貪虐論革嚴世蕃受鸞銀三千兩威兵部薦為大將鸞因言

京營軍止宜城守難以格戰請調各邊兵赴京防秋諸子皆屬焉而制虜無狀恐喝

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註  
見王君城旌神碑記

賜書

朝廷誅已

鸞挾上之寵既令諸將皆屬而制虜無功又懼誅

乃時時來恐喝

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

此句即恐喝公之言左傳孫叔敖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

而餉乃無不治大將軍亦自謂不意也

不意公有

即此

亡論郡國兵日集京師仰芻粟如橐中即郡國

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及之

下論兵集京師者給取給

應如取諸橐即兵向虜戰或戰或却

大將軍卒不能

出一語為蠆尾

公有督餉之才大將軍亦不能害公也蠆尾言如蜂蠆之尾能螫害人左

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今於國國將若之何

虜退尋移公

山東即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

蠆音釵

輓音挽

每放千里各以蠆尾一皮一此左傳趙子孟曰疆

山東卽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

粵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左傳)趙子孟曰疆

此何常之有(註)疆場之邑如鄆乃復移公督閩粵公

既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當從中

江南之卒被甲冒胄此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

程一人奮擊以趨敵胄音兜鑿也椎音槌結音計謂為

苟可薄我跣踰而至薄迫也跣踰跳躍探前

跌後足間踰尋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謂

過二三尋也國策本言馬此借以言人(韓國策)張儀說  
韓襄王曰秦虎鷲之士跣踰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  
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

程音程

跣音徒

俱

跌音决

甲徒程以趨敵夫秦卒之與山此地利也不如浮海

扼之草岸而望賊方舟為拒我軍大當援兵自負草

也淮陰傳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註云彼雖有衆無

以措險即銜艦而守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

艦音盧瀕音濱檣音

凡船後持舵處曰舳船頭刺櫂處曰艦檣舳舳也

城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言浮海扼之則彼無所恃我遂大具艦戰募處州卒

艦音濫舳屋板也數音朔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

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

督前屯者軍勇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

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

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

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 朝廷得專奉東南云

總論似史遷  
贊體

攀龍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  
之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其喻

捷呂覽鮑叔之智應射而今公即不守通州於京

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通州即京師宇下倘通州

予人左傳楚子伐陳滅之以為楚縣申叔時曰伐陳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王曰反之可乎對曰可

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前應今坐論之臣

結音壞行而有礙也

滿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天下方用兵北構於

胡則以公南結於越則以公者不獨人材有能不能

也構胡結越註見後送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為苟

去哉三徙從薊遼山東閩粵也越世家故范刑部君為

某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枹鼓槌也以槌擊鼓則聲即應

喻其身乘障虜所不至必斥之親巡亭障即虜所不

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臣矣古者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

舍故云幕府馮唐傳終日力戰刑部君公長子也名

世貞

枹音孚

先東部中守彰德序



###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為同舍郎

同舍郎見送萬郎中序

嘗論漢都官所

掌法至貴倨也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

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

漢中都官與武職徼循京師秩比二千石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執金吾酷吏傳寧成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猾賊任威

薪言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豪

緹綺

瓜字下有橫士即錦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

雅詩祈父

牙註祈父司右虎賁之屬鳥用爪獸用牙此恣睢視

文法吏徼循京輔得自置符為儀督大姦猾從執

緹音提

瓜字下有橫士即錦

衣衛官

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

雅詩祈父

牙註祈父司右虎賁之屬鳥用爪獸用牙此

恣睢視

金吾分行收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

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

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因是不惜辜功

辜功見送萬郎中序

黠音匣慧也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者即雜舉以文內之

或

家子弟與良家子偶不檢而與輕黠者為伍即內而致之法

又群輩取受賕雖魁

宿顧曲法私與出之

雖大奸宿猾苟受其賄賂必曲法宥之

賄賂唯罪

吾是克得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詣其長

尉府對簿畏亡不俛首就繫者

則即也獄即疑亦巧詆以成其獄凡詣府

對簿者皆畏其威勢無不就係酷吏傳張湯舞文巧詆以輔法註巧於詆毀人莫測也李將軍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註章大者必上告得可

亡音無

事然後專受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

按簿一責之使言其罪狀也章大者必上告得可

反音番

謝音業正

獄也掾音

院从木非

事然後傳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

可得反

可事文致俱見送萬即中序爰書見送袁履善序鞫窮也窮覆其事

司寇官屬

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

酷吏傳楊可文受告緡義

縱以為此亂民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何異

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

哉言司寇官屬奉緹騎士之意不敢

凡繫求信於知

已徒心寃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子也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求之越石父請絕晏子矍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

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既已造司  
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問有是不復行

論自我者乎終無以變謂知其冤屈不伸而終不反其成案也問有是句言試問余與元卿

同在刑部時曾有如是奉緹騎士意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公

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即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晏嬰

康誥要囚服傳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乃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

情不可使不樂生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

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鍛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

路溷舒書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康誥要囚服人心註謂獄辭之要者服膺而念之為囚求生道也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註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註

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周內謂精熟周悉致之法中

也左傳晉鑄刑鼎仲尼曰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

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註民知罪之輕重在

鼎則棄禮元卿於法律家能橫佚言見法能輒取

徵書也謂吾之所言能橫能佚能盡其說也韓子書又非吾

謂吾之所言能橫能佚能盡其說也韓子書又非吾

敢橫佚能盡之難也見法輒取見送袁履善序註

然亟痛於猜禍吏漢書王温舒好殺伐徒請召猜禍

好猜疑人作禍蒞彼長尉府所對簿一一摘見其寃

敗者而使之蒞彼長尉府所對簿一一摘見其寃

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言元卿惡猜禍吏為虛故

以章劾付廷尉勘驗之杜周傳郡廷尉正丞亭疑法

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廷尉正丞亭疑法

者無不稱淑問焉亭平也使之平疑事也張湯傳是

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用集句之體而不見痕迹

卷二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彼長尉亦

亭疑法奏讞疑事淑問見送袁履善序末重有度尤稍稍上輸乎矣

呂刑報以度尤註謂降之

而乎註言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也此言彼長尉見元卿不可犯亦懼罹於愆尤凡上輸者稍稍

可信矣又署法故得誄其緹騎士即捕逮者至反

覆就簿詰責之示不可罔刑部之法得與緹騎士抗

得反覆辨詰之竟無敢引是非爭輩相戒無犯髯郎

也示不可欺罔蓋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慧云髯與髻皆多鬚

貌漢史關羽美鬚髯曹操謂之髯將軍宋史楊沂中破劉猗于藕塘猗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遂與數騎遁去相戒曰毋犯髯郎也後署所部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

髻音腮

髻音然

誄音屈

許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為游聲譽非重之也蓋欽使出守耳王温舒

毋犯髯郎也 後署所部中猶以下皆伏有勢者為

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

為游聲譽非重之也蓋欲麾使出守耳王温舒

傳温舒為中尉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彰德為

畿輔南鄙河南彰德府安陽縣自

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

汲黯傳公孫弘疾黯慙直

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

余觀元卿

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

蕭何世家何以文無害為

沛王吏掾註謂有文理不刻害也酷吏傳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

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

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

汲傳黯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

議論用袖添法前說署中

天以異守此責大指而

又郡事不與已不苛小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

署中同可謂舌辨

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

大雅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註肅肅嚴也將

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減否也王命之尊嚴山甫則

奉而行之邦國有順有否山甫乃莫敢別播敷相與

則能明而辨之此其為令德也

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為郡縣出政宜民者

乎言內而卿大夫莫敢建一畫不如外任而郡縣守

今出政宜民更得自由也康誥乃別播敷謂別布

也條教西門君引彰水為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

君祝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

鄴今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

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富足溝洫志云魏文

侯時西門豹為今有今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

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

非藉守今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為

棄居郡也汲傳上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願

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

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

廷議也又核其民風史稱漳河之間近梁魯徵重而矜節足用為善

矣貨殖傳邯鄲亦彰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其理也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里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豈亦慕黃次公字霸朱仲卿字邑為人哉仁厚出於精嚴

始能立也漢史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宣帝制曰潁川太守霸

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獄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守京兆尹○朱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

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

斤以奉祀前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應

又收應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起即奇宕

元美

王世貞字

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

云音無下

貴人側目矣

側目怒視貌言為權貴所怒故當遷輒報罷

亡何稱治獄使

竣七倫切

者北察燕趙諸郡

即今恤刑

居十月而竣事

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註

已畢也

且入致命于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

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

命王

世貞為山東按察副使整飭青州兵備分巡青萊二府兼管屯田鄰近萊新淄長四縣駐劄青州

攀

龍曰青州

府屬

故四塞國也

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

似笙三十一六簧

蹋音達即  
踢也

鼓瑟

似琴二十五弦

鬪雞走犬六博

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

蹋鞠者乎

劉向別錄蹋鞠即蹶鞠一云蹋鞠兵勢也黃帝作蓋因娛戲而講練武士知有才也

臨淄之途

豈猶無不車轂擊

車牽相擊也說苑齊人好轂擊

人肩摩連衽成帟

帳屬在旁者

舉袂成幕者乎

袂袖也史記楚秦說齊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

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有之然利不在上也

倘今猶有此俗非上之利也

管夷吾用齊而

罷士無伍

罷病也無行曰罷無行之士無與為伍

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齊國語管子為政匹夫有

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

罷音皮

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

斯禦戎翟衛

善可待而舉也。四夫有不善可待而諒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

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斯禦戎翟衛

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策國

蘇秦說齊閔王曰：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

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

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于海矣。漢時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

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遂約七國同反。輕扞厲

禁恣睢辟倪。皆側目恨視貌。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

急仇家，不辭白刃以視。亡命殺人而逃，亡奔命者言無賴輩與之結納，傾身以赴。

其急或仇家不肯釋然。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

內即納字  
亡如字

不畏法偏 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

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

也言此奸黨能先發制人挾持上官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

示遜殺有司之怒殺止也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恃疆不服

即自詣臺對有口才雄辨不屈有司者不問矣寢其事不鞠問有司

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今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

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以下言不問之故三

尋之矛唯敵是求矛長二丈振臂一呼超距十丈王剪伐楚休士

卒數月不出忽問曰軍士可事對曰方引而更卻如

尋音謀

秘音秘

夷風雨齊策戰如雷其搏秘如組言其柔詩亦如掉

長石而超距剪日可用矣超距即跳躍引而更卻如

秘音秘

銛音先

曳風雨

齊策戰如雷電解如風雨

其搏秘如組

言其柔詩執轡如組

亦如掉

蝟

言其多

其盤鋒如輪

亦如積環堵墻而進

言其衆

矢疾

不得加劔銛不得接不疾尺符捷於烽火

言其捷

三尋

之矛若鄧林矣

自三尋之矛至此言此輩奸黨一呼即集其勢甚盛

然則今日

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

為政也

皆豪俠恣橫得專其權

縣官豈有賴焉

天子謂之縣官猶今言陛下

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註秦俗疆悍樂于戰聞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命而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權愛之心足以相苑如此  
有司者一

一治賦卽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

饜百繻繻錢高秋徵戍攫市以行之奪取市人渙陽之

野何多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晉語鄆之戰卻至以韎

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遺之以弓曰方事之

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軍法以五人爲什傅以

章幟寢處其間章幟卽旗幟章其別也國策變其徽

釋冰而游左傳昭廿五年公徒執冰而踞注冰箭爰

喪其馬卽風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不知獾狁受脈離次無闔志也

繻音講三  
音脚繻音  
妹跗音膚

也  
構音溝合

允  
獾狁音顯

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獾狁卽獫狁北狄也受脈宜



允  
離次無闔志也  
不知獫狁受服

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  
獫狁即獫狁北狄也受服宜於社而受胙肉即受服之意

式用也靈神也吳國語今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  
汝何多之有  
禮周

戰功日多  
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  
吳國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

軍註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  
島夷偽遁委以禦

貨覆者三千人矣  
倭夷有伏兵故偽遁而委使奪其貨以誘我師  
有司者初

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

豪寔應且憎以慚我有司豈願有問也  
言有司初

亦以夷遁為功不謂徒費縣官而怯公戰即無賴豪少年外雖與同事心寔憎惡其所為以為有司之愧有司卒置之不問耳  
左傳周襄王拒晉文公請隧曰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寔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句法祖此

語曰虧之若

靡與磨同磨勵之意

月。靡之若熱。

韓子君必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虧之若月靡之若熱

簡令峻誅必盡其罰

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

竽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

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

言如此則

治無可言者

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

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

恣睢辟倪。

與睥倪同

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

言如此則亂尚未可遽問

須有道以服之

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

何而歲且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

以服之道  
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

何而歲且強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

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

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言有道以治之此輩將自復職業若

章法全祖相請陸來

曰姑且置之則此輩歲糜糧食乃置之不問是使此無賴輩得肆志也謂天子徵戍之意何且我輩何以得安其位也吳國語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矍吾軍士夾谷之會魯行相事

者誰哉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景公于夾谷孔丘相一卻萊兵一改載盟一改享禮齊人遂來歸

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美何可使寇

令也言昔魯相夾谷之會者何人我輩可自誣也元美之才便可化誨青州收功於一日何可使豪

為政若禦寇之號今也吳國語越王使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句法

不然元美徂喜自用某安能知之

莊子徂公養徂曰予若芋朝三而暮

四衆徂皆怒又曰予若芋朝四而暮三則衆徂皆喜此借言其用徂詐之術也

某所以知者

句法

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言元美若恃才

自用則我不敢知我所知者元美故有不畏疆禦之績諸貴人側目則此舉必有以塞諸貴人之口不使謂吾儒無用如匏瓜之不食也以間執諸貴人即左傳以間塞讒譖之口之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

心也。見送陳郎中序即黃次翁為潁川。宣布詔令。今民皆知

上意而寬和為名。見送陳郎中序綱目霍光既誅上

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龔少卿字遂為渤海。悉罷

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也。將安之也。漢史渤海歲飢

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之民。困於

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先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此篇大率是

破俗論為子

與解并自為

解

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

石猶難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

數耳言此二人僅用寬和為政而已治行稱第一矣乃今二千石每若不及此二人者非無智能用

與才外有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

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答賓戲然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

粗犷與齟齬於一世雖馳辨如濤波摘藻同齒不相值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世務粗犷所居廢亂安

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

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言彼二千石不能及黃霸

也即不合之意

龔遂方且咲我二三兄弟徒以文辭相矜不閑吏事

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言彼二千石不能及黃霸

龔遂方且咲我二三兄弟徒以文辭相矜不閑吏事遂旁若無人超然自以為一輩而樂我之敗以快心則安用我二三兄弟為然而我二三兄弟實未嘗無實效處往者

此言元美之未為不效

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

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見送王元美按察青州序使有

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沈藏匿命亡逃謂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酷吏傳自王溫舒

以惡為治盜賊滋多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發兵擊之然復聚黨阻山川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蒲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子相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此言子相之未為不效子相宰相宗臣並去聲字 叅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是時謀者言倭寇將至去城可

十里許三司令閉城門城外諸逃民不得入宗臣曰  
 彼獨匪民其遺之也遂按劍守城大開城門盡納諸  
 逃民迨城閉而倭寇圍福州城矣宗臣又  
 令謹守城西以與賊抗寇未幾解圍去  
 因計偕博

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即有謁閩

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吳國倫字三黜

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嘗知邵武府事民甚便之我二

三兄弟豈為不效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

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不能相容之意即上之臺中省

中若建藩若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

無不相待以為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

此言明卿之  
未為不效

臬音業

者意漢書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被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



無不相待以為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

者意

漢書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被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

賢者之意

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

見上

今之良二千

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為繫援使游聲譽無

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

此奔競之二千石有則云者言今之二千石縱有良

者則是善於奔競乃稱良耳不然則亦是惛惛無能但不與世陵競乃稱良耳不則惛惛無

辨吏緣為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

悛下嘗之不報

此惛惛無能之二千石後漢宋登為汝陰令英明能斷號稱神父○陵雲

傳雲補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能去官百姓追

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有則迂濶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

悛音荃

愀音愁

卷一

送江州李中丞行子其序

三

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

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此輕躁喜事之

二千石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

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

昵之則彼因以賣重韓子書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註薦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之人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若存若

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

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

扱音及

魴音房赤

以尋魴而長者遠矣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瀕行過於易晝日子亦有以送僕乎

揚音及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

魴音房赤  
尾魚

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長上聲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

自牽於猜忌至坐之怨言猜忌挾詐之二千石不知一人至此正駁其非○漢晝宣帝徵渤海

太守龔遂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官府門將入王先生謂戶即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今無盜

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渤海令盜賊不起也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渤海太守為水衡

**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

同  
三音無下

**止因坐以二子為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

**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為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

**獄中受書矣**  
漢史宣帝詔議武帝廟樂夏侯勝言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不宜立廟樂於是

丞相御史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勝霸既久係勝欲從勝

受尚書勝亂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子與今為**

丞相御史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勝霸既久係勝欲從勝

受尚書勝亂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係再更冬講論不怠子與今為

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

業已為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

而何可至無幸我即上文幸我之敗以其心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

書彙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譏子與

之辭言太守甚勞苦文書紛亂吏事縱橫而經術文辭一切如故不以分其心乎策簡也大事書于簡稠

多濁亂也言有司文書多閱則昏亂旁午猶縱橫也今人問病曰無恙此只借言之子與既無

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為不效

哉厭壓同余猶識在鉅鹿時鉅鹿今北京順德府子

而何可至無幸我即上文幸我之敗以其心  
稠音耐密也

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

同部

皆假借議論

為郎日同舍

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

時宗臣為吏部考功郎

乃鉅

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

有功日殿無功日殿

明卿亦謂

假令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

時吳國倫為給諫

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

又何忍見爾於此

臨飾臨蒞而責問之意漢宣帝紀天子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

指意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

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

上郡縣計簿

子與與

元美輦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

即今恤刑官

與明

使去聲

卿信宿我境上何為也

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元美繼至一

使去聲

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即今恤刑官與明

語 囹圄音零

卿信宿我境上何為也

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元美繼至一

日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

蓋謂獄無重囚也

此子與所知又何為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

名實不相應耳

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

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

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徐子與名中行

卷一

送濟南太守徐子真序

十一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

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濟南山東首府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

使去聲勞去聲行去聲

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

聲

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效也郡州縣三十濟南府轄

十五縣凡四州轄十一縣共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

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

得乎游徼巡行邊境者陌落阡陌中村落也如渠展其身家至言如親身至其地家家而察之渠展

瀕音濱涉音濟

之田瀕于東北煮滂無窮時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筴策字

送淮南君亦明君經序

涉水可為鹽者管子書今齊有渠展之必以筴市無

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群輩非必主名逋逃有所逋負

而逃亡日捕逃泛為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為捕者輩課

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為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

矣此民與胥為奸之通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

言私賄更多於公罪其弊難革亡伍之士不常窟穴即里閭故舊寧

轉送通飲食為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為詰責一坐

株累抵遣而後已言亡伍者深藏無定處諸故舊又從而護之寧勞於餽食終不肯首

告必至株引連累及於遣戍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

務求備品何以應焉不惟民妨本業且無以應幕府之徵索見居是任之難也幕府

閨音汗

告以至株引連累及於遣戍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

務求滿品何以應焉

不惟民妨本業且無以應幕府之徵索見居是任之難也幕府

見送右都御史序對簿見送陳郎中序滿品見送汝南沈命

父老皆言他省王翰

識音志

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

桴音孚號

平聲長上

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衆以縣官

聲

皆音寬

利害脅諸令長償焉如委皆阱

此言王翰吏之奸幸

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授銜轡諸猾少年

羸音縲

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

口實也

口實如口中有物得以藉口之意

郡請藉于太山歲縲數十

萬然役之以祈祥人自爲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

校乎君子重領之

重難也畏也惟其不可得校故君子難於領之也藉于太山即管子

書所謂藉於鬼神之意詳見誌序五吏安用鯁脯註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

敢哉尺箠控之乎

言無敢控制之也李燾論寇萊公曰百萬貔貅尺箠笞之

日漕

河之役徐交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

工部尚書奉

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興卒操鋪受署如期而竣

鋪起土之

物長鍼也竣竣事而退伏也齊策已於事而竣

首事以為它郡望而大工舉

美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為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萊阻山青幘

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

拊開也捷鍵同鎖也抽握也備後垣也青幘以

青布為包巾也矛而無刃曰白矛言公固以偷竊之

白刃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

拊開也捷鍵同鎖也抽握也備後垣也青幘以

躑音佇

亡賴之亡音無

孰與濮陳氏至亂形乎為句

青布為包巾也刃而無刃曰白刃言公固以偷竊之小盜不必問必令阻山負固之大盜伏藏而不敢為寇乃為急乎淮南子及至禮義之生而詐偽萌興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女姦

鹽官佐賦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

蕘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躑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

自余曰以下一一應上上段言弭盜得策者一此言理鹽得策者二○躑停也貯也謂居積停滯也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躑財後貧亡伍之士盡里閭亡賴飲食

輩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

疑諸郡豪少年者捕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弭亂形乎

此言戎政得策者三○濮陳氏即送襲林卿序所謂濮陽戍卒陳氏蓄異者是也恫痛也恫疑疑之甚

驛車馬不終塗。縣車馬為兼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

縣并廢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

出納無時。不願為諸猾。少年牛酒費也。驛傳得策者四以藉

于太山。譬之大官。供天子膳羞之官。養者朶願。嬰者引指矣。

易舍爾靈龜觀我朶願朶願欲食之貌猶垂涎也引指即染指於鼎意。故唯無意可貳。

於神明。藉于太山得策者五。漕河之役。身護群卒。所署旅飲食。

以視糗糒。露櫛木以勸作息。旅飲食示與同甘苦露櫛沐示與均勞逸禹紀

櫛疾風沐甚雨櫛理髮器。必及期而後竣也。凡此者

皆是也。漕河此得策者六。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

糗音丘上聲糒音避皆乾飯也櫛音即

勞去聲

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

皆是也

漕河此得策者六

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

勞去聲 同

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

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藉于太山

漕河之役無弗為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

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

句法本左傳宋公

飢竭其粟而貸之自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毋以

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

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

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蒞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

令長短長。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

令長之長上聲短長之長

它與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

言其時或署州縣印但持大體受成

事不欲持先後令長之短長獨嚴核胥吏為姦則五

年如一日。緣絕簿書見漢史長史許丞老病聾督

郵白欲逐之黃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

重聽何傷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

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

甚者耳註奸欺之吏因交代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

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也

亦已貴倨

按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故六百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

乃循吏所稱獨龔

遂字少卿

黃

霸字次公

諸君子

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

掩於太守不列於循吏傳自

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

是龔遂為

畧說少卿次公渤海事見送收歛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



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是龔

暑說少卿次

公正以序陳

君之績

渤海事見送

汝南太守序

收歛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

異公

是黃霸事詳見送 斬子魯序參考陰伏註○師

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又次公守

京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

漢書霸以治為天下第一

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

連敗秩有詔仍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

前前後後八年 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

郡中愈治 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

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即

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

見陳君有徑術又高漢吏

漢傳漢邳都寧成皆以郎遷至都尉尉皆不以經術皆以嚴刻名

公

於龔黃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

相成以薦勞圖其理之治豈終相掩哉

雖有良二千石不能掩郡

丞之父老何自疑之也

因上父老皆言云云故以此一句收

送魏使君入朝序

送魏使君入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

懲沈命課累之弊見送汝南太守序意甚憂之選能為

渤海者得龔遂今觀遂之為治渤海自農桑外移書

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蓄積獄訟止息而已

無它異政罷逐盜賊吏見送汝南太守序漢史龔遂

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蓄積獄訟止息及入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今盜賊

不起也見送汝南太守序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未

解音辭

嘗以他異政望之。今

天子神靈威武。群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其

理。日則東郡禦人于貨。

長上聲下  
同

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

制盜賊者。意蓋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北奉胡。豈少

間去聲

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言此輩乘

吾南倭北胡之時而竊發耳不知吾即奉倭奉胡無已時亦不至少諸執事而困於軍興之役豈得乘吾間而竊發哉言制之有餘力也以順甫為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

亡音無

一此境相接也。一彼一此見送右都御史序亡何而陳氏者。濮陽戍卒

實昌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巖邑也。淄川縣萊蕪縣皆濟南府

一此境相接也。右都御史序亡何而陳氏者。戊卒

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巖邑也。

淄川縣萊蕪縣皆濟南府

巖險之邑巖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戊卒窮來歸。

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以賣重恐。

惕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為也。何乃懸不可。

知之功而坐使擁眾以要我。此言諸長史撫馭輕薄

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已見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

則激為非。一為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

絕而不已。此輩一為非自分必陷於法小犯亦死大

犯亦死遂亦肆其不逞之心直至死乃已也。遲快萬一不弔使者督之。不弔不見憫恤勤大役興

亡音無

擊之吾恐沈命課累見上之弊亡時已矣自吾而無所用之至此言

無所用即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

奉倭北奉胡奉即有事於無以春秋耀吾甲士國語

日若無越則何以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耶何

以示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此又言有所用之亦失策諸長

吏以為然而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

格長法甚謹史記王温舒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

受投書之器告女姦盜者則投書函中伯格用是微知

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為姦

屬音燭言囑  
順甫使治之  
也

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官一

送魏使看九朝月

集

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為姦

難去聲

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官一

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為若言於諸長吏。盡隸若於

尺籍。尺籍書其姓名籍貫於一尺之板。馮唐傳唐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倉卒傳檄。將安若而數軍實。謂將按尺籍而查覈卒伍之數也。左傳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吾恐愆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為解矣。若豈欲

之乎。數若字皆汝也豪相視稽首。順甫因廉之。察間多苟且

就焉。而視利害為去留者。有始為所啗。而中怏怏移

德之者。任安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趙禹以次問之。無一人習事者。獨田仁在。任安可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爾君

易去聲

縣官稱天子  
即所謂陛下

之意

愾音慨

稱去聲

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註移猶施也

有少年失計而卒以為易與懼其敗連坐而佯附之者而猶

覬食於縣官也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

隸之籍其情立窮而眾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

筆相加遺左傳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不用一逐

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斯

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愾恨怒也左傳

審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其以入朝於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今盜賊不起也於甚稱朕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稱如字長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今盜賊不起也甚稱朕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見送汝南太守序向使順甫武健自

用卽一日逐捕閭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何不

可者酷吏傳濟南閭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邳都為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閭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無亦

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

以為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

思媚左右若不能一日于外者立政云以觀文王之耿光謂文王光明之

德也思媚左右謂思順愛于天子常在天子左右也即使久留內無以效共理

稱如字長  
上聲  
閭音閑

稱去聲下  
同

而稱

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

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

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臨飭見送汝子有四封

而盜賊不詰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息哉詰治

也左傳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是時也一日不能于朝矣故

所患無以稱

上意而效其理耳不然何郡之丞若尉歲入賀州縣

吏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間

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情意綢繆之意臣子之

更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間

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情意綢繆之意臣子之

孔棘甚急也  
爾無正詩維

至情今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

曰于仕孔棘  
且殆註人皆

明卿猶若所謂待罪於郡美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

曰往仕耳曾  
不知仕之急

菽之卒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

且危也當是  
之時直道者

矣矣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之詩此四句其卒章也  
葵揆度也矣至也言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能揆

王以為不可  
使而在道者

度其心而知其底蘊又嘆然後乃今可以觀

子以為可使  
也此仕之所

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

矣哉

卷一

送李德裕入朝

全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

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愛而讀之。曰。大臣身

制四夷。從闕外請便宜。報成事。

闕謂門限。此郭門之闕也。馮唐傳。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奉之。機

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為

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

上意。而論道之臣。

周官。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無覆詰之沮。有

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

非奏疏無由通

稱去聲

上德達  
下情

厲音勤數  
音朔下同

先帝神武。雅厲疆場之政。厲厲於慮也屬鎮以來。虜數入

寇。輒下明詔。切責遠玩風火。示急。輒以邊大臣徒

往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

孔邈。京師。孔邈甚近也。周南父母孔邈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

敢哉。徼寵靈。益持重。以假。湏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

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此言幸勝速禍固不可即圖戰守。戒

屬夷。忸率常。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眾不可也。

媮偷同此言忸  
常襲近又不可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

常襲近又不可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

至懲艾不得已矣宋仁宗許契丹歲幣遣富弼往報聘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不敢

愛其死帝為之動也疏蓋曰必剪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

左傳晉侯與齊侯戰于鞏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註剪盡也介甲也言我且盡滅

此輩而後早食遂馬不被甲而馳晉師公一經畧輒及搗巢傾虜巢穴而使

虜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為今

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鼠性多疑將出穴且前且却而卒不果故謂躊躕不

決者曰首鼠魏其傳武帝怒韓載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顧望結聚瓦解是謂

伐謀孫武子云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

搗音島

罷疲同

以慰永懷

虞書乃言底可績三載謂舜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二年矣周南維以不永懷欲其不

至於長以爲念也 蓋

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後一月三捷

采薇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戍人自

髀音皮

言我何敢以定居度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以報天子也

爲拊髀稱詩焉

馮唐傳上

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悅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搏卽拊皆擊也

髀股也 而公復條所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

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裹糧待敵

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

此創舉之一 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

詳創舉者三事

仰寄而其備必不豫

此創舉之二

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爲



此篇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

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此創舉之二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為

非先立於自彊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此創舉之

三信乎發日新於熟計身倡始於前聞也二句見百將傳謂熟

計而後發則變化日新前未有調集兵馬疏更拳拳

戰守奇正帝為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言視公為非尋常之人相

如傳蓋聞世必有非常請斥四海治壹使邊無遺險

論道之臣見以為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

可據以形雖深亦可測雖堅亦可入即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

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刀刃曰鋒箭鏃曰鏑不然無剪滅虜

鏑音的

一一轉収妙

擊覽同

難去聲

而後朝食之心猥以幸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

無次第挑怨嘗禍應上幸若休於易置不著超然遠

擊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忸率常以塞命應上徃常

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

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群推得

策也反應上帝采納其說及論道之臣推為是編也

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

進士贊畫雲中雲中北鎮守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

籌策北虜明矣史記孫吳贊曰孫子籌策龐涓非不

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

籌策北虜明矣

史記孫吳贊曰孫子籌策龐涓

非不

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

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身閱利害

豈嫌創舉以要

明主哉

趙克國傳克國奏羗虜降請罷屯田振旅還師所善浩星賜迎說曰眾人皆以辛武賢許

延壽二將擊虜虜已破壞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

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

之者

此即克國之意分謂心自剖分也重難也畏也若人人自分有言必報罷而畏於得責讓誰肯

法克國之詞而更觀惻

魏相以歸  
美時相

言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

止趙克國伐匈奴右地

漢宣帝時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

之為匈奴所圍上與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止之

而先零

西羌種名

之後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

乎

先零楊玉與諸羌劫畧小種背畔宣帝遣克國往克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邀

其疲劇乃擊之遂上屯田奏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又言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不戰而

自破之策也上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將軍數畫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

屯田

備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

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

幾音紀下

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閩外請便宜計定而後

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

同 幾音紀下

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聞外請便宜計定而後

發。疾。可。而。後。舉。疾可謂待天子報可得之千慮失之一詰。經幾

慮乃得一策及奏上而天子詰問其非遂無以應豈其才之罪也。言失在上無身任其

計之相耳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

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畧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

已出質有其文武云。所質實也言實有文武全材。史記蓋彬彬質有其文武云

卷一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鞠首菊

#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鞠一郡獄也

鞠窮也謂窮覈之

無論郡守

若縣令奉職無訟也

言守令能奉職而使民無訟則不必論

即縣令之

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我矣今豈無所

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竢論報

論報見送

郡

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吾明據以

施吾斷乎

爰書亦見履善序言郡守所不敢自信者故使我訊之則其說可求也而可徒襲舊

跡以行吾明據成案以施吾斷乎

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今

所不能決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畏四視憚於期

還是何敢終

有其孚

為句心必其

見直為句心

字當屬下讀

對温舒書語云畫地為獄議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

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

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周内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

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愉快哉言繫逮在庭之罪人方且疑畏而期不敢

對豈能以有孚之心必其見直乃吾能察其孚誠而

去此不已愉快勝任哉周内謂周悉文致其罪推官

鞫一郡獄信愉快勝任也謂勝其任而愉快也又見送萬郎中序

史記今不知推官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

有求於郡守乎又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音

佳句法章法俱

疊用三平字

而惟法是取乎監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唯



有求於郡守乎又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

疊用三乎字  
勢如奔馬

而惟法是取乎監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唯

法是取矣又能使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則直

難乎諛上而廢法者民亡之諛則難居下而身疑者

患處之疑則難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為鞫獄視其

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不合也懼然念

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學則欲直道上人所責

不合然又不得不承上旨乃推官於郡多少年又鞫

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為諫議貴臣新進士即選推豈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

其翫已則嘗之是故効有輕重唯其願授効即議獄之贖手

有上下唯其氣使左傳襄廿六年楚侵鄭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爭之正於伯州犁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犁上其手曰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蓋州犁上

下其手而抑揚其辭者欲皇頡曲言是王子獲已也故言人徇私曰高下其手無因而其辭

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形少當於目攝攝猶整也謂不

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一云攝猶視也荆軻傳軻嘗與蓋聶論劔蓋攝怒而目之軻遂不敢留駕而

去榆次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聶之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

慊發客慚慙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為成弊進

不得不有所悅之以自安雖懼禍而心實不自安自是良心發見一榮身家之

中去聲

慙音切慙愧也

慮不得不曲法以從又都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

不得有所悅之以自安

雖懼神而心實不自安自是良心發見一榮身家之

與音預

慮不得不得曲法以從又都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

御史臺有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禍福自上官操之而百姓

不與故易于廢法以虐民子仁為能不由於是乎子仁

而難於守法以抗上也推官字言子仁能不憑藉監司御史之權以進而不得虐其民否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嚴安上書秦使家恬將兵

以北攻胡又

使尉佗屠睢

將樓船之士

南攻百越當

是時秦禍北

構於胡南桂

於越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

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結越結音壞行而有其不

事胡結於越者左傳定四年於越入吳註於發聲也

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平準書大將軍再出

仰給縣官註縣官天子也不則盜賊亡賴依山澤

弄兵自喜壘遂曰使陛下赤子盜弄不則挾持左道

動搖衆心不知所為左道猶邪術如漢黃巾賊張角

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

使去聲

響應曹操破滅之又如元穎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穎州柰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復說言山童當為中國主欲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近時以念佛長齋惑眾各了人家即此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

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

工部曰冬官司空其屬有屯田

虞部水部屯田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公廨田虞部掌京都衢闕苑囿山澤蕃客薪炭之事水部掌

溝洫舡艦堤堰漕運之事

天子璧馬實式靈之

河渠書自河決瓠子歲數不登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

人塞瓠子決而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今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

瀕瀆河

更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



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

河渠書西水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

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濁則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使所過往往往引用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

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自疏水

力雖使為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

又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山西即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此言官引填闕之水以溉鹵地則水以多洩易乾毋必膠淺不行猶之以陸

閔音燕

麥音高

為使民麥救其棄地而聽其所為

麥乾草也謂聽民取麥及牧畜於河



莢音高

豬音豬

溉鹵地則水以多洩易乾舟必膠淺不行猶之以陸

為使民莢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為莢乾草也謂聽民

邊棄地自弛其禁豬而不洩停水則曲障川以逆水勢

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又云天子發卒穿漕渠三歲

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

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莢牧其中耳今既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

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

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

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註其田既薄

越人徙居者習于水田又始至未有業三者以利民

故以田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于少府三者以利民

然且不可三者有浸灌之利則有潰防之害有沃野

卷之... 漕... 利... 害... 沃野... 不...

臬音業

洩之害故皆不可

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

此下叙公之才無難于國家事

而以公督治河者正欲為新作明堂地耳

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臬潼水

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格殺之

見公詰盜之才

應上無賴弄兵左道搖眾意

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

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

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

見公備邊之才應上事胡絳越意

又及

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

地名占種民田

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算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

頃云

以其負租抵其祿米使自收入不必別取祿以給之意

上以其所不輸租算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

頃云

以其負租抵其祿米使自收入不必別取祿以給之見公覈田清查之才應上宗藩仰給意

此以事胡越而鎮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之變

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府者

猶之有人哉

言公之才饒辦此數者而獨以督治河雖為他中丞俱稱任使不至乏才乎然

實有深意欲公董作新明堂之任也唯是

天子作新民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

圖天下之事

受計謂受天下郡縣所上計簿

蓋執玉帛者萬國焉

玉謂

五等之主諸侯所執帛謂玄纁黃三色之幣帛附庸所執禹紀禹即位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

帛者萬國

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

掄擇也擇取美木亦謂之掄材傳驛傳也

傳去聲

長上聲

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

句法本史記天子拜相如為中郎將馳四乘之傳因巴屬吏幣物以賂西夷○用得

杉枏音山  
楠

使下所伐材才杉枏豫章

皆良木名鬱結輪囷

困音窘

屈曲盤戾故堅實也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

長者竟數畝大者蔽

兕象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兕野牛也

其液如疑膏

姜 楛疆音居

其理如戛石

木堅實者有膠液理木之文理

楛楛疆疆由瞿唐而望

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

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

小雅斯干篇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詩誠

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

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小雅斯干篇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詩誠

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

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汙澤今可導為

漕者乎游波有皓盱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瀉不

厚蓄者乎應上三句何以今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

杉枏豫章猶之梳葦者乎莊子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四

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耳宋

宗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

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

使去聲

皓盱音浩漢

也瀉音瀉傾

葦音委

應上

嘉靖間九廟災雷禮以工部尚書使馬湖忽巨木自順流而下公使能為者有河可行杉相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浙江按察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起頭叙事遍

真馬史

# 送浙江按察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

入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

冢宰也今吏部尚書周謂屬左方伯左布政也惟布政為一方之伯

汲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蒞之

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明

自黃帝始但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公得

列四岳群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舜有四岳

十二牧之官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憲

句法

# 禮正刑以尊

天子

(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  
日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以聽于大

差平聲

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太守以下若丞

長上聲

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狀

掾吏也凡公府掾吏之掾

从才音院椽楠之椽从木音傳賈誼疏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凡七百有

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實相應者廩

行去聲

廩乎廉貪貞淫之行

以廉易貪以貞易淫或曰  
廉其貪者貞其淫者亦通

以勸

四岳群牧令各上觀下獲而報成

天子告竣後焉

猶告成事

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以達



天子告竣後焉成事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以達

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

察使圖事于冢宰也言此皆公以按察使圖事于冢宰之功也不然貪淫

益肆二句為篇語脉

不職之吏不以罷去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為乎臬法也按察司謂之

臬臺康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言汝於有司之事但陳列是法也先是公至自叅政

則以謂舊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佚德猶宋王所謂豈

其有遺行與言舊官長有貪淫之行故郡縣不職吏得免罷去

比去聲與之明比也

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其理余曷敢比匪彝蹈積愆也

行去聲

匪彛見送周公掌南院序

蓋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

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

又得以使者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為

所效者大也

肇開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官其有典常作之師

先是公為按

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陝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

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治河河南二年耳間以陝

西待調者乃九年余開公在陝西以莊浪諸衛撫治

湟中諸羗則湟中諸羗用也

用謂用命而服其教化

無以異以

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

湟中諸羗則湟中諸羗用也

用謂用命而服其教化

無以異以

又何所見得至治河河南

為有

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餽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某若御史某

同疏謁

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

言公屯田雲中則雲

中效治湟中羗則湟中效原無失也何所見失而被論以待調原無不得也又何所見得而給事御史同疏保舉假以行薊遼諸鎮而後命治河河南也倒薊用一乎字在上句法便奇滄溟往往喜用長句

帑音倘讀

奴者非

遼諸鎮方坐索大帑聲為犒募

名為犒勞軍士召募士卒實欲賂權貴耳

犒音靠此言

音資

而中賂權貴今士馬有饑色虛糜不訾

虛費帑金不可些言量

度

芟音高

稿

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芟藁金錢之徵發出入簿

卷二

先那八傳古市吏序

一五

長上聲

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

芟藁皆飼馬之芻草簿

邊長

老猶能言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

所見。安識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調

不獲其故。

言日夜圖謀其得失者何在。卒不得其所。以見調之故。因深自思。惟獨有舉劾貪污

吏可以自効。故下文云云。

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

舉刺。與上計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

調圖至熟矣。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懲自肆。

匪望日甚也。

大意謂諸中丞御史所舉劾。往往有名實不相應者。故我八年待調。此八年中

圖謀至熟。必欲舉劾不職吏。使無枉。安能姑息以掩覆其過。使無所懲艾也。即其中豈無枉而含冤者。然

度入聲

孰與縱之。而使真不是。蓋公從察政為按察使時。度

圖說至熟必欲舉劾不職吏使無枉安能姑息以掩覆其過使無所懲艾也即其中豈無枉而含冤者然

度入聲

孰與縱之而使真不職之吏貽害郡國哉是蓋公從叅政為按察使時度

必入覲條省中吏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

相應者即枉焉而躬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

之益肆匪望之加甚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

以獲其故而所效者大也應上不獲其故公既告竣後遂代

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畢命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註保安釐理

也蓋命之以旌別淑慝之事未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

公卓異于

上大抵存大體奉揚新政達

轄音匣

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

庸不具列

周禮民功曰庸

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

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也

謂今按察亦自有懿行與公同

因慕公

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廉貪貞淫及所效者

大皆一一轉顧收拾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一卷終

三原西石渡沙女全三又選一卷終









